

我看京剧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编辑

白长武



主
编

周传家
崔长武

中国戏剧出版社

序

马少波

中国戏曲艺术曾有过几度辉煌。继宋元南戏、元杂剧、明清传奇之后，京剧异军突起，风靡四方，成为全国最有代表性的剧种。

京剧又称“皮黄”，以演唱西皮、二黄为主。她是在徽戏和汉戏基础上，不断吸收京腔、昆腔、秦腔等戏曲剧种，逐渐衍变而成的。

从最早进京的徽班算起，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时光。经过历代艺人的继承、革新和创造，京剧积累丰厚，全面继承了中国戏曲的优秀传统，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美学成就的戏剧文化，为中国人民所喜爱，也为国际观众所赞赏。

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京剧曾出现过空前繁荣的局面。然而，京剧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低潮。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处于一种有盛有衰的不平衡的状态。从总体看，颓势比较明显。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有识之士的不安。于是，“振兴京剧”的口号此起彼伏。有人说，“京剧艺术已经相当衰老，理应寿终正寝，一厢情愿地去振兴，

“只怕徒劳无益”云云，是不正确的。有什么根据说京剧艺术已经衰落到毫无生命力的程度了呢？又有什么理由不把中华民族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毫无愧色的瑰宝发扬光大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京剧衰落到何等严重程度，人们至今记忆犹新，不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挽救澜于既倒，出现过几度繁荣的高潮吗？

京剧艺术既然过去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何以今天就必然会一蹶不振了呢？她的艺术价值和在国内外的艺术地位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因此，振兴京剧决不是不现实的呼唤，而是奋发图强的艺术复兴。是一项关系到弘扬民族文化的系统工程，关键在于领导。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的同志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信心，积极承担了北京社科“八五”规划项目“振兴京剧对策研究”课题。为了改变传统的研究方法，把艺术研究推向社会，他们与北京文艺台联合举办了“我看京剧”有奖征文活动。号召广大听众围绕京剧艺术的兴起、繁荣、现状、前景各抒己见，展开讨论。

此次征文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三百余篇。执笔者有专家、教授、专业戏曲工作者，有各界观众、戏迷、票友，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青年人和十来岁的娃娃……虽然众议纷纭，见仁见智，他们却都对这一课题满腔热情、严肃对待。

此次征文内容丰富，风格各异。有对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京剧艺术的赞赏，对异彩纷呈的风格流派的关注，

对昔日辉煌的追忆和留恋，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有对当前京剧萧条的感叹和惋惜，对京剧本体弊病鞭辟入里的分析，对京剧队伍中的不良现象的批评；更多则是着眼于继承和发展，对剧团体制、艺术生产流程、剧本创作、舞台体现等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提出辩证施治的方案。一篇篇、一行行都充满了真挚之情，令人感动。而且文风生动活泼，没有套话和八股气，为京剧理论研究吹来了一阵清风。

集思广益是一种好作风，众志成城是一种好办法。治标和治本，都是必要的，但主要精力应用于治本，少做些表面文章，多干点实事，才是真正的求实精神，才会有补于实际。通过机制、体制的认真改革，把队伍整顿好，应是首要之举。不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加强队伍建设（院团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是当务之急。人心涣散、纪律松懈的军队如何能够取得辉煌的战果呢？当然，剧目建设、艺术建设也是重要的，这是奋进的目的，也是竞争取胜的必要手段。提倡剧目丰富多样，确保思想艺术质量精益求精，真正做到江泽民同志所号召的“以优秀作品鼓舞人”。

“花香蝶自来。”无论自然界、艺术界都证验了这个必然规律。因此只有培养新的京剧艺术力量（包括演员、导演、音乐舞美工作者、剧团管理者、教育研究工作者）和新的京剧爱好者、新的观众，才有京剧灿烂的未来。但专业人才的培养应居于主导地位，适当改善他（她）们的工作条件、学习条件和生活待遇，解除其后顾之忧，使之全神贯

注地投身于京剧的艺术创造，切实克服人才的浪费和流失现象。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视民族艺术的光荣传统，对京剧的发展十分重视。加以京剧界老、中、青、少，专业、业余、海内外众志成城，何患京剧不兴？何忧艺术不精？何愁不超越前人呢？

主编周传家同志索序于病榻，力疾为之，不尽所怀，抄附旧作，聊申厚望：

吹遍惊蛰花信风，
千枝锦簇越春冬。
一分雨露一分色，
不教奇株自枯荣。

(1994年4月3日于北京阜外医院)

目 录

序·····	马少波(1)
好戏不怕没观众·····	万伯翱(1)
京城·京戏·····	丁汝芹(4)
京剧因何萧条·····	于念蓊(7)
我看京剧·····	于松嘉(11)
小字辈看京剧·····	马秀芳(15)
我看京剧·····	马轶凡(17)
我学京剧·····	方 芳(20)
京剧节奏改革小议·····	王 珏(21)
京剧要面向青少年·····	王贞国(23)
我看京剧·····	王雨菁(26)
京剧艺术的断裂现象·····	王轻松(28)
京剧振兴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贝天祺(32)
说说心里话·····	邓宝荣(35)
菊苑芬芳二百年,京剧艺术美无边·····	田 元(38)
振兴京剧艺术的几分思考·····	田玉璋(40)
青年人与京剧·····	白丽平(45)
要高度重视培养京剧观众·····	刘 杰(49)
我和京剧·····	刘 辉(53)
苑外漫谈·····	刘广林(55)
京剧振兴与一剧之本·····	刘乡林(57)

我看京剧·····	刘天亮(62)
京剧振兴的希望在哪里·····	刘平安(64)
京剧唯有贴近生活才有出路·····	刘本利(66)
京剧要改革·····	刘吉仁(69)
咱不是戏迷·····	刘红斌(71)
外行人谈京剧·····	刘来运(74)
京剧与观众·····	刘松林(76)
京剧就是京剧·····	刘家玲(81)
超级戏迷的成长和愿望·····	刘炳君(85)
“戏痴”忧戏·····	刘嵩昆(87)
京剧随想录·····	刘增荣(92)
两条腿走路——京剧发展的探索·····	刘德纯(95)
我看京剧·····	阎 鹏(98)
我看京剧·····	许国杭(101)
我看京剧·····	吕盛春(105)
我看京剧·····	朱兆山(110)
我看京剧·····	朱宝忠(112)
我看京剧·····	沈凤西(115)
漫谈京剧的改革与振兴·····	杜宝华(117)
戏迷侃戏·····	李 坚(121)
我看京剧·····	李 萌(126)
我看京剧·····	李广林(127)
振兴京剧在于创新·····	李童杰(129)
我看京剧·····	李逸岑(133)
京剧向何处去·····	杨为渡(135)

中学生与京剧·····	张 垣(139)
京剧, 在创新中辉煌·····	张 维(141)
现状的启示·····	张 辉(144)
推陈出新, 京剧振兴·····	张一震(147)
老观众看京剧·····	张文起(150)
我看京剧·····	张世鹏(152)
京剧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张伯昭(157)
我是个京剧迷·····	张沛纶(161)
努力使京剧得以保留和发展·····	张宝洲(167)
京剧, 你的出路在哪里·····	张建超(169)
我看京剧·····	张荫朗(171)
我看京剧·····	张俐颖(174)
走出京剧的误区·····	朱群武(176)
改革潮中话“梨园”·····	张晓晨(178)
抢救京剧优秀传统剧目是当务之急·····	陈志明(182)
我对振兴京剧的浅见·····	陈济民(186)
我爱京剧·····	陈虞铭(188)
浅谈京剧舞台现状与振兴的对策·····	郑树海(190)
我的“京剧集团”论·····	范 祥(194)
谈国粹艺术——京剧·····	范美之(196)
中国京剧舞台艺术的形象化·····	林涤非(198)
京剧剧目少, 难于吸引人·····	松全才(202)
我看京剧·····	金恒芳(204)
京剧节奏与时代节奏·····	周广聚(207)
我看京剧·····	洪 风(209)

我看京剧·····	祖荣祺(212)
我看京剧·····	赵 彤(216)
京剧艺术与群众基础·····	赵光瀛(220)
更新观念,努力发展京剧大市场·····	赵秋云(223)
门外谈戏·····	胡 昆(226)
京剧应在中小学语文等教材里占有重 要的位置·····	咸山河(230)
我还要看京剧·····	段宝文(235)
让青少年学一点京剧·····	姚荣辉(238)
我看京剧的振兴途径·····	骆 正(239)
对目前京剧现状谈几点想法·····	高全余(246)
先了解再发言·····	贾丽英(248)
我看京剧·····	原先德(250)
生祭京戏文·····	钱世明(253)
普及·提高·创新·····	徐红年(257)
我看京剧·····	梁大鹏(259)
我看京剧·····	梁桂三(262)
对京剧“三昧”之我见·····	萧显鉴(265)
保持神韵则生,丢掉特色必亡·····	曹玉璋(270)
振兴京剧应看远些·····	崔 伟(274)
把更多的希望寄托于当代青少年·····	谢志诚(278)
贴近社会,贴近老百姓·····	喜饶尼玛(282)
我看京剧·····	彭隆兴(284)
要培养小“戏迷”·····	蒋思通(289)
园中瑰宝,国之精粹·····	董玉芳(290)

让古老的京剧焕发出青春·····	紫 波(293)
改革是京剧振衰起敝的灵丹妙药·····	雷宇开(298)
我看京剧·····	熊 易(301)
我的京剧发展观·····	魏子晨(304)
我看京剧·····	魏金玺(308)
编后记·····	(311)

好戏不怕没观众

国家体委《中国体育杂志社》 万伯翱

九十年代以来，电视、录像涌入千家万户，酒吧、舞厅星罗棋布，流行歌曲随处可闻。人们不禁会问：“慢节奏的京剧、昆曲是否还会有观众？”

前不久，在一次演出的间歇时，我拜访了刚从台湾载誉归来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老先生，当问及京剧还有没有观众的问题时，袁老先生剑眉竖立，略一思索，便以肯定的语气回答说：“万先生，我认为现在不怕观众不看京剧，就怕没有高质量的戏演出。只要我们在艺术上对得起观众，我们敬爱的观众就会捧场！今晚的工人俱乐部不就满场了吗？”当我们谈起了最近应台港邀请北京京剧院和中国京剧院先后访台演出的盛况时，老先生兴奋地告诉我，此次到祖国宝岛演出，场场爆满，其中台湾2600个座位的中山纪念堂是从来不卖满会场的，而这次由中国京剧院袁老先生领衔主演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观众争先恐后地购票，都想一睹享誉海内外“活曹操”的风采。国民党的三朝元老——三任“行政院长”都先后亲临剧场观戏，使中山纪念堂不得不破例，允许过道加座，以至红地毯上都坐满了观众。我于是特别问道：“有青年人来看戏吗？”袁老笑了一下，很欣慰地说：“我看台下有一

半左右的黑发人呢！”

此次台湾之行最使袁老先生及大陆京剧表演艺术家感到惊喜的是，九十三岁高龄，曾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民族英雄”的少帅张学良先生，竟先后八次前来观看两京剧院的演出，真可称得上是对京剧如醉如痴，戏瘾十足的戏迷。张将军会见“活曹操”袁世海时说：“多少年没看过这么好的国剧了！过去在大陆，我是常看戏的，杨小楼、梅、尚、程、荀诸先生的戏我都看过，想不到几十年过去了，大陆竟发展了这么强大的京剧团。”

一位旅美华侨专程到台湾看戏，观后跑到后台很是兴奋不已地对袁老先生讲：“我真佩服共产党能把这么多的京剧名优搞到一起，演出这么高质量的国剧。您知道嘛，马、谭、叶、裘和袁老先生等名家的《群英会》录像带，我已看了不下几十遍，真是美哉！壮哉！今日又亲眼目睹了名家后代和您这‘活曹操’的绝妙表演，真是三生有幸，死而不枉到台走一趟啊！”

近几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仍克服种种困难，不断拨出钱来发展京剧。今年春节期间在怀仁堂举行的京剧晚会上江泽民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又一次亲临会场和各界人士济济一堂观看了演出，并上台同全体演员合影留念，鼓励艺术家们要努力发扬国粹艺术。

今年春季在北京举行的首届“梅兰芳金奖（旦角）大赛”，历时近一个月，宽大的人民剧场总是座无虚席。舞台上无论是久负盛名的刘长瑜、李维康、刘琪、杨淑蕊等，

还是来自外地的师弟、师妹们都是一丝不苟，大胆而又满怀豪情地参赛。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媒介拿出了晚八时的黄金时间，连场转播决赛实况，使亿万观众一饱眼福，欣赏了高质量的京剧艺术。我做为北京振兴京昆协会的理事，同现场的观众、来自各地的京剧名家、评委及祖国各地的观众、听众一起饱览了神奇美妙的京剧表演艺术。巧夺天工，五彩缤纷的戏装行头；美妙醇厚地演唱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流派唱腔；那精湛而又变幻无穷的巾幗英雄的长靠短打，使观众自始至终沉醉在国粹的艺术享受中。观众无不感慨地说，这样的名家与新秀聚集一堂的盛会，其手、眼、身、步、法，唱、念、做、打、舞满台都是戏，我们个个目不转睛，可不能放弃每一分钟啊！难怪中央电视台现场主持人问及著名体育评论家、京昆爱好者宋世雄如何评价首届“梅兰芳金奖（旦角）大赛”的参赛众演员时，他神情激动地说：“每场都是高质量的演出，要我说10位参加决赛的演员，个个都该获奖！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愁振兴不了璀璨辉煌、大放异彩的京剧！”他的现场评论立即淹没在会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之中。

京城·京戏

北京市艺术研究所 丁汝芹

幼时随父母由四川来到北京，那是在五十年代初期，亲友们款待我们一家，首先轮番邀请我们去观看京城表演艺术的典范——京戏。

五、六岁时还不懂什么是戏，只见台上来来回回走动，身着浓艳戏装的人，或在激烈地打斗，或在咿咿呀呀地吟唱，加上喧闹的锣鼓、高亢的胡琴声，形成一个新奇的世界，简直使人目不暇接。看完戏走出剧场，路边有等着拉观众的马车，外形类似现在外国电视剧中十九世纪末的马车那样，我们乘坐马车驶出前门回到住处。夜幕下的古城深邃凝重，与印在脑海之中我认为美似天仙的古妆女子们的红脸蛋和一闪一闪的满头珠翠，交织在一起，形成我童年心目中对北京的最初印象。回想起来，几分神秘，又有几分茫远。我只觉得北京的“戏”实在太好看了，看京戏几乎是我最高兴的时刻。

四十年过去，阴差阳错，我竟从事了戏曲史研究工作。如今眼中的京剧没有了当年似乎笼罩在纱幕之中的浪漫情调，只感觉京剧作为一种曾被绝大多数人接受的艺术形式，背负着过于沉重的历史和传统，在艰难地寻求出路。

二百年前，一个名叫“三庆”的徽班在乾隆皇帝八十

寿辰之际，辗转来到了京都，他们没有料到此行竟给后世带来了被称为“国剧”的京剧。徽班以清新淳朴、自然生动的演出赢得了北京上上下下各个阶层观众的喜爱。嘉庆三年，清宫廷为了稳定白莲教起义之后的政局，控制民间舆论，颁发谕旨声色俱厉地禁斥乱弹诸腔——这是当年对皮黄、梆子等声腔的称谓。而在暗中，又关上宫门自家欣赏，让编入宫廷戏曲机构昇平署的艺人和太监们演着皮黄等声腔的戏曲。这样一来更加刺激了京城人民的兴趣，经过一定的改头换面，皮黄戏越演越红火。到了同治、光绪年间，慈禧垂帘听政后，她大权在手，不在乎前朝皇帝的禁令，在宫中上演皮黄戏，有时甚至一连多日唱戏，不仅昇平署的太监们演，还把著名艺人汪桂芬、孙菊仙、谭鑫培等纳入昇平署编制，作为民籍教习、民籍学生，以便在宫中供她不时需要的娱乐。

徽班演唱的皮黄腔戏统一了唱念语音，经过北京观众审美趣味的改造，也经过宫廷的提倡和调理，具有了京都艺术的风范，使外地人用“京班”、“京戏”来称呼它，以区别于南方徽班的演唱。它的形成、成熟正值清王朝走上末路，我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际。

京剧广泛地吸取了昆曲、秦腔等传统悠长的剧种的精华，荟萃了中国几千年来歌舞、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之所长，因此能在舞台上独领风骚百余年，称霸于全国剧坛，有过无以伦比的辉煌。

或许正因如此，才更使人对京剧的现状产生深深的慨叹。

时过境迁，往事如烟，京剧没有了往日的盛况，也不敢想像今天的孩子会像四十年前的我一样，对京剧充满好奇和油然而生的崇慕之情。他们不出门就可以看到米老鼠、蓝精灵、机器猫等各种卡通片，时代给他们提供了游戏机、变形金刚之类的智能玩具，很难要求他们会对京剧情有独钟。我们只能希望新一代人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更多地关注民族文化和艺术。

如何协调自身的内容、表演形式与时代之间的差距，应当说是京剧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差距过大，人们只能将其作为活的文物来欣赏，而不能与时代同步，成为群众生活中随时愿意采用的，能够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艺术形式。

对艺术，人们常有怀旧情结，听旧歌、看戏，就是怀旧之情的一种表现，但这只是一种点缀，是人们多种艺术需求之中的一种，若是天天只演唱、播放旧曲调，就没有人要听了。七十年代末期，重新上演传统戏时门庭若市，人们趋之若鹜，盛况超过九十年代初期复演的那几个“样板戏”，然而这一切都很快过去，依然是“门前冷落车马稀”。

能不能创作出既保持传统风格，又能与时代合拍的作品来呢？创作上的突破，应与剧团经营机制的转变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设法使大量观众接受京剧，才是京剧生存的长久之计。

深幽的古都，如今已变成生机勃勃的现代化都市。看到长安街宛若游龙的各式汽车，我仍会想到当年的旧式马车和街上的人力车；看了激撼人心的摇滚乐和现代舞，还

是会留恋体现传统观念与风情、集中国古典美之大成的京剧，只是惟愿京剧不要象记忆里朦胧夜色中前门附近的古城旧城墙一样，一段一段地消失。

京城典型的四合院日渐减少，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京剧正在新的都城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清晨，街头绿地传来的京剧清唱唤醒人们去开始新的一天，这时刻，古老的传统艺术与现代社会的节奏似乎融汇在一处了……

京剧因何萧条

朝阳体委离休干部 于念篱

有人说：如今的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不懂京剧艺术，欣赏水平太低，是京剧萧条的主要原因，这样说，是很值得商榷的。

事实上，去欣赏某种艺术的人，并不都是内行。当然，有的观众，不但懂，而且水平还比较高，但这毕竟是少数。多数情况是，说不懂又懂些，说懂又不都懂。就像看徐悲鸿的画展、杨丽萍舞蹈、或是一场足球比赛一样，反正就是爱看、爱听，甚至崇拜成迷，这便是实际上的一种社会现象。

至于青年朋友们，对于京剧艺术的表演程式和某些虚拟、夸张的舞蹈语汇以及各种板式的唱腔等，不一定能像看